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0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入學考試

臺灣文化研究所 台灣文學史 科試題

一、解釋名詞：(每小題 5 分，共 20 分)

- (一) 陳維英
- (二) 吳新榮
- (三) 《田園之秋》
- (四) 《台灣文藝》(戰後)

二、請比較王禎和、黃春明作品的風格特色，兩人小說主題與藝術手法有何相同與相異之處。(20 分)

三、1990 年代以降台灣文壇出現哪些重要的原住民作家？試舉他們重要作品並簡介其內容與特色。(20 分)

四、何謂「大河小說」(Roman-fleuve ; Saga Novel)？並請舉一部台灣「大河小說」，分析其在台灣文學史上的重要性。(20 分)

五、請閱讀以下吳敏敦的〈文體論〉及芥舟〈文藝大眾化〉，分析這兩段文字對中國白話文的評論有哪些異同點？從台灣文學史的發展來看，你(妳)同意或反對吳敏敦的〈文體論〉及芥舟〈文藝大眾化〉對中國白話文的論述嗎？為什麼？請分析之。(20 分)

吳敏敦〈文體論〉

文字之功用。是代語言。發表自己之思想。使人視之。一目了然。知其意之所在。故貴詳明簡潔而雅。切忌艱澁隱秘而繁。現在臺灣使用之漢文。速成不易意義深潛。理解為難。不能普及於一切。隨世運之進化。有人主張改用白話文。欲使一般婦孺。易於了解。其意良善。但所改用。乃是中國白話文。並不是臺灣話文。淺學之人。依然難解仍須求人說明。文學之士多厭其繁長。無用語詞。鋪張滿紙。如吧囉了呢之類。比舊文體之乎也者更多。讀盡一大篇。其意不過僅少而已。作者徒費筆墨。

讀者空勞精神。損失時間。亦大不經濟。如此不是趨於單純化。是趨於複雜化。不是改良。反成改惡。如遇急事。欲通一信。以舊文法。不過數行即能包含許多意義。閱者觸目會心。便可了然。簡明直捷。如用白話文。必須加寫甚長。豈非雙方不利。試看中國白話文之元祖。稱是曹雪芹。其所著紅樓夢一書。首創白話體於吾臺一般勞動界。及初學之人。竝不歡迎。如三國。七俠五義。說岳。彭公案等小說。不是白話文反大流行。而紅樓夢。却為文學者閒暇之消遣。即此可知是在人之趣味如何。若無喜好。曾不把讀任如何改作淺顯之文。終屬徒勞也。或者以歐美及內地人。無論婦孺。多能讀書作字。不知他因義務教育施行。至少皆有小學卒業程度。故能如此。吾臺多是無受教育者。此正文盲症原因。醫不認病。藥物妄投。茲能見效乎。若夫舊文體胡適等。決不能打破。亦非可廢棄者。如和文中有口語體。文語體。二者竝行不背。各有其特色。若在有益之文。欲保存永久。及夫能感動人。口誦心維。所謂不厭百回讀者。必用語為善。如現在耶教所吟之聖詩用廈門白話體。雖易於了解。一讀之後。意味索然。如食物太爛。嚼之便吞。亦覺無趣。反不如佛教之回向。懺悔歸依等文。意義雖深。愈讀愈覺其有味也。蓋人性本有美感之情。對於文藝亦然。雖不可過於矯揉造作。古怪陰險。然若一味俚俗平淡。純用原料。曾不加工。亦難滿人之秋毫也。

(《台灣日日新報》，1932年3月28日)

芥舟〈文藝大眾化〉

打倒貴族文學、實現平民文學、在這箇口號下的中國「五四」運動的文學革命、和第三階級的民主政治革命達成一樣已算達成了。可是以「大眾」之名而云々的民主々義的議會政治、不！一平民文學、究竟所實現得到的平民、是平民到什麼程度呢？文學革命於今拾數年了、為什麼還要嚷着「文藝大眾化」？實哉叫人摸不着頭腦、就算「實現平民文學」的口號不是像政治屋的朝三暮四、不是像軍閥的羊頭、也恐怕是一場的「烏托邦」吧了啊！

一九二九年的中國文壇、就已經有了這箇「文藝大眾化」的問題、不過提案過於抽象、無從使人得到明確的概念、因此終於一陣空雷無雨、及到一九三二年、問題翻新、這回也比較有頭有腦、於是便不但雷、雨也下了。

「五四」以後的新文學、以其推進的力量、多是憑於外來的思潮、因此不免有一點歐化的傾向、一面隨文學自身的發達、也當然要漸次高度、但是被閑却的大眾的文化水準、却絲毫也不曾因此而提高、所以新文學與大眾之間、依舊和舊文學一樣不得革除彼此的溝隔、因此「五四」以後的新文學、形式內容都簡直是一種的「新文言」、還在過着中世紀的文化生活的一般大眾、是根本無緣接近的、然而還在為大眾的伴侶那些封建殘餘的舊形大眾文藝、却只有毒害大眾的效果以外什麼也沒有了、是故、作家應當轉換「五四」所走的路經、去替大眾創造一些有利的讀物、即利用中國舊有的大眾文藝諸形式一說書、演義、唱本、連環圖畫等、同時也努力創作各種新的形式、寫大眾有能閱讀的東西、以教育大眾、而後再跟大眾一起提高文化的水準。

對此、在原則上並不發見怎麼異議的理由、以為過於艱深的部分排除就好了。「叫整箇文學都再從最低形式重新進化過」「那無異把大學生也派到小學去混合教授一樣了、怎麼了得？」一似乎這是比較有力的主張、結局、只合認定「五四」以後的文學以外、如有兒童文學的存在必要一樣、有大眾的文藝的存在必要而已了。

我以為這後者的主張正當、實際上也只能如此、一個々人主義的自由思想精神的市民、怎麼也不能夠搬家到農村過一輩子的沒有電燈的生活、這是極其簡單與明瞭的事的。

不過、沒有電燈的生活、是怎麼苦痛、他不但可以想像得到、而且也值得動他起所謂惻隱之心！所以一有機會、便要提起「農村的電燈化」的問題了。

關於「文藝大眾」問題、我們臺灣也曾盛大的議論過、但是似乎並不發見何等的具體案來、這是應該的、大約此去也是如此。

無論是中國的新文學或臺灣的新文學、沒有再過一番的根本的變革之限、我都以為別要提起「文藝大眾化」和議會政治的理想一樣、「文藝大眾化」云々也只好是終於一種的空談、假如有人惡解、以為這是「愚弄大眾的溫情語」恐怕也無從置辯、因為「文藝大眾化」的言詞、完全是自由市民的口氣啦。

(《台灣文藝》二卷一號，1934年12月18日)